

著

[illegible]

重慶出版社



男人的眼光， 你在乎吗

李冬君等 / 著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的眼光你在乎吗 / 李冬君等编.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ISBN 7-5366-7456-2

I.男… II.李… III.女性-修养-通俗读物 IV.B8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786 号

男人的眼光你在乎吗

李冬君等 编

NANRENDE YANGUANG NIZAIHUMA

策 划:汉霖文化

责任编辑:王晓婷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5

字数 16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6-7456-2/B·154

定价:16.80 元

李冬君 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时尚杂志《风韵》之“男人视界”栏目策划与主持者。主要著作有《思想者的产业》（合著）、《中国私学百年祭》、《圣化与儒者革命》，译作有《明知精神的构造》等。

选题策划：汉霖文化

责任编辑：王晓婷

封面绘图：冯柯今

正文插图：谢 峰

版式设计：欣 洁

封面设计：耀宇书装

010-88475188



■ 女人们的野心在于，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万千宠爱在一身，但可惜现在的“小资”男人却远远不像以前那样骑士风度十足。相反，这些眼光很刁的男人们不仅大谈特谈知性女子精装修、时尚女人轻与重、红粉政治经济学、迷你男权咏叹调等话题，而且还对属于女人私房活儿的口红、项链、比基尼等等都要出来评头论足一番。其胆量之惊世骇俗、语言之肆无忌惮足以招来红粉佳人们一顿结结实实的花拳绣腿。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其犀利的批评或热诚的褒扬当中，确实有些沉甸甸的东西值得你静下来好好思索思索。

男人的眼光
你在乎吗

Preface

张远山：男人看女人没准头

序 文

单正平：挑剔女人权当自救

张浩文：关于男女——令人开怀的噱头

子衿：其实男人的眼光多半是理想的、审美的。

刘 齐：男人看女人开场白

若无特殊情况，男人降生后的第一眼，看的便是女人。

有了这生命的第一眼，男人一生一世便再也看不够女人了。

奶奶的豁牙，母亲的慈眉，隔壁妞妞鼻头的雀斑，同桌阿珠一点也不吓人的鬼脸，挂历美人的太阳穴（不知谁用圆珠笔在那上面胡乱添了块膏药），王老师的高跟鞋，巾幗武师站桩的玉足，巾幗厨师握勺的玉手，张小敏起伏不定曲线，宋小芳红嘴唇的皱纹，第一个她眼中的火花，第二个她眼中的湖水，第三个她裤子的湿润，街头地头，墙里墙外，数不清的少女群众、妇女群众、淑女群众，更加数不清的奇装异服、美甲美发、丰姿丰韵、风采风华、妩媚一笑、温馨一笑、羞涩一笑、高傲一笑、狡黠一笑、傻傻一笑，这一切都会收入男人眼底，进入男人心中。因此，男人不但看女人，还会爱女人、疼女人、敬女人。有时，某根神经一动，也会挖苦女人、痛斥女人。一来二去，七看八看，男人发现，女人不知怎么搞的，她的姿更美，韵更风了。

张远山：男人看女人没准头

名男爱因斯坦说：“最可惊奇的，是世界的可理解性。”然而爱因斯坦对女人的理解力，远远不及他对世界的

理解力。理解女人是一件难事，也是一件男事。每个男人都应该知难而上，把理解女人当做毕生的功课，但要成为毕业生却希望不大。“男人眼光有点儿刁”，我的理解是，所谓有点儿刁，就是有点儿偏。男人的眼光其实没有多少准头——尤其是在看女人的时候，我也不可能例外。

单正平：挑剔女人权当自救

世道已经变了。女人在领导着我们。

可是这个事实不为绝大多数人所承认，大家反倒跟在美国人沟子后头做出一副公允无比的样子冷静客观地批评男人，说女人多么不幸不幸。

男人的不幸当然不是女人压迫的结果，虽然不能说与女人没有关系。男人的不幸主要表现在男人这个物种蜕化得过于厉害，以至于现在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挽救男人当然要靠男人自己，但离开女人也不行。因为说到底，男人也是女人生的。女人如果能进化得更优秀，那么将来的男人也许还有救。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女人改善她们的性格品质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谈论或者挑剔女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周泽雄：“相看两不厌”

关于女人。作为男人，我无法视女人为同类，作为人类一员，我无法视女人为异类。这话由女人颠倒过来说也

行。和而不同，既是君子之术，也不妨视为男女之道。时代虽然不同，男女却不一样。男女一样，如指双方的精神人格和经济人格，则很有必要再三强调。除此之外，此说除了煞风景外，别无长处。

上帝创造男女，肯定有其意味深长之处，也正因此，人间男女才能数万年如一日地“相看两不厌”。思无邪，未免刻板；诗无邪，恰见好音。

张浩文：关于男女——令人开怀的噱头

谁都知道，在以往的时间里，关于男女关系的话题，因为承载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禁忌而变得异常沉重。一开口不是与社会启蒙就是与个人品德相关，无论说者听者，心里不免都俨然惴然。

可在市场经济已经瓦解了所有“宏大叙述”的今天，有关男女关系的话题基本都是令人开怀的噱头了，跟酒桌上助兴的黄段子差不多，没有人再把它当回事。也就是说，无论男女，大家基本上都把这种搞笑的话题当作是调情的开始，不会想到这里边还会包藏着什么严肃的东西，不会想到异性的眼光可能是自己正容的一面镜子。

从无法承受之重到无法承受之轻，似乎只在一夜之间，这让我懂得无话可说。

蒋子丹：男女是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男人的理想指向世界，女人的理想指向人，而世界只能是人的世界。因此女人既是男人的精神后援，也充当着男人的精神检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人的失败同样是男人的失败，女性的价值实现同样少不了男性的协助和参与。

李青原：说实话我不喜欢“刁”

刁钻一向是形容女人的，像样板戏《沙家浜》中刁德一那样，既刁钻古怪又阴气十足的家伙，毕竟是特定时代“典型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

一般来说，男人看女人的眼光，有贪婪，有欣赏，也许不那么阳光灿烂，但不管斜睨直瞟，视线总是不会绕弯儿的。即便如胡传魁那样的笨蛋，在看阿庆嫂时，眼光也是清白的。

不过如今有些男人眼光的“刁”味儿，实在也是当今女人的过于刁钻所致。

胡学常：女人嫉妒我

不谦虚地说，我懂女人比懂我自己多得多。嘛原因呢？很简单，多读多练。女人是一部大书，你要多读，女人是一门学问，学问之道无他，多练呗。于是，女人发笑了。也难怪，老胡一写作，女人就发笑，更何况老胡写的是女人呢。基本上是这样，女人特嫉妒。老胡写她们比她

们写自己写得更好，她们嫉妒一下，可以。

毛喻原：所谓男人视点

不管是什么视点，它都无法摆脱某种偏见，更何况男人的视点。这里只想说明，所谓男人的视点实际上绝非指某一类男性抽象的目光，更谈不上男人们对女性的一种普遍的共识。说到底，它仍然是某一个具体的男人对具体事物之有限的看法。这看法来自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来自于他溺于其中的那个时代也许是不易去觉察的氛围，来自于无数穿梭在他眼睑、萦绕在他心头的事实与感念。尽管如此，这种带有个我性质的属己之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能反映生活的真实，透露存在的秘密。如果一个人没有处于迷乱、昏厥的状态，如果他的心智还算基本正常，那他的观点就值得我们去关注，并且受到尊重，因为对我们来说，它至少具有某种参照与考量的价值。

我以前说过，这个时代，女人最大的毛病是缩仄，男人最大的毛病是变态。也许，变态与缩仄相比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弊端。当然，这也许是也许。实际上男性与女性的世界是一种互为因果、互为镜像的存在，本质上具有一种手心手背、半斤八两的关联，他们是荣辱与共，善恶同随的。

我很想让人知道，任何一种对女人的不恭，实际上都应该理解作为一种更意义上的男人的自责。同样的道理，对

女人的每一声赞美，也理应是男人内心自恋的某种流露。

子衿：其实男人的眼光多半是理想的、审美的

然而当他们将宠爱的目光，以阿波罗神箭的名义射向女人时，却忘了阿芙罗狄忒曾怂恿美丽的海伦背叛丈夫。“女”爱的刁钻，毁灭了特洛伊城，并使英雄们“流遍了，郊原血”。

如今城头变换大王旗，希腊人的阿芙罗狄忒，罗马人的维纳斯，仿佛依稀梦别的明日黄花，今日时尚成为崇幸女人的爱美神。

那温柔飘逸的气质，伟岸矫健的风度，幻化出阴阳互动的相拥，在自然与文化双重污染的不得不色彩浓重的视界里，渐行渐远。

女人变成了浓重的色块，而且变幻不定。当女性世界将屈从于这万花筒般的魔幻而难以自拔的瞬间，理性之光却在男人的眼光里重新绽放。

毕竟这世界是男女构成的，一方容不得另一方的堕落。倘若审美的眼感不舒适，则必将导致思想的迟滞和灵魂的不快，那么郁积就会敦促血液的奔腾。

于是，有了这些男人的文字，这文字是为重塑女人的美丽而来的，当然也是为重构阴阳平衡的世界而来的。因此，我喜欢这些文字。

阿冬：也来挑挑女人的遗憾

一看便知这是女人命名的书名，男人自有其审美的眼光，却不在“刁”中。相反多半宽容、理性，还忒逻辑。因此，引起我的共鸣和赞赏。

据《读者》杂志刊载：最近欧洲国家在瑞士洛桑举行了一次“最完美的女性”研讨会，探讨的结果是，最完美的女性应具有：意大利人的头发、埃及人的眼睛、希腊人的鼻子、美国人的牙齿、泰国人的颈项、澳大利亚人的胸脯、瑞士人的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大腿、中国人的脚、奥地利人的声音、日本人的笑容、英国人的皮肤、法国人的曲线、西班牙人的步态；同时还要具有：德国夫人的管家本领、美国女人的时髦装束、法国女人的精湛厨艺、中国女人的醉人温柔等等。

不言而喻，真正完美的女人不存在，这也是该会议的结论。既然没有完美的女人，我倒愿意从异性的眼光中，尽情寻找女人的遗憾。

男人的
眼光
你在乎吗

Author

老单的文风每每亦庄亦谐，雄辩中仍不忘回头一笑

作者画像

远山，乃意近尘，有兼善天下之大志

欲为思想之旅者，请找导游毛先生

跟着感觉走，阿冬觉得做女人很好

单正平

老单，一张“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脸。下过乡，入大学，又下商海几番折腾，惟有他那引为自豪的祖传大鼻子仍然青春闪亮，嗅觉世事，调侃人生。

老单的文风每每亦庄亦谐，雄辩中仍不忘回头一笑。

刘 齐

刘齐，插过洋队，洗过洋盘，还真没白受洋罪，有了一个“旅美作家”靓称。不过他的洋文、中文总透着浓浓的乡音——“小葱大酱味儿”，玲珑、诙谐、幽默，你想不捧腹都不行。

老单说“好看的刘齐”，诸君若无缘与他相见，可观其文，观其文如见其人。

张远山

远山，乃意近尘，有兼善天下之大志。结庐在人境，反悟道之大朴在三：淳朴其心，简朴其用，素朴其文。其人一派儒雅气象，超凡脱俗！

周泽雄

未曾谋面，便悠然幸会，舍周泽雄其谁也？我观其文，

其文读我，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者，舍周泽雄其谁也？
有了周泽雄般自由的文字，浊浊尘世里便常会有文润
的灵光一闪！

毛喻原

毛喻原，在乐山脚下潮湿的空气中开一个小书铺，若有
朋自远方来，便即刻打烊，去大渡河扎筏放漂，在激流
险滩、涛声如注中诘问人生。

欲为思想之旅者，请找导游毛先生。

胡学常

小胡，一名“胡后主”。为文至今烦电脑，声称坐在电
脑前便无所适从。面对新技术，他流着“后主”之泪。

张浩文

张浩文，关中黑脸大汉，说话瓮声瓮气，似与其名南辕
北辙。

但其文却一如其名，浩浩荡荡，不绝于笔。

蒋子丹

蒋子丹，天涯独旅者。运笔如风，运舌如刀，快人快语，
直心直肠，乃文学之“刀马旦”也。

李青原

子青，可说是“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极品女人。中西兼通的经济学家，既懂西方人，又懂东方人，更懂得如何做女人！

子 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

子衿，名其名，觅其情，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如今飘逸的长发纷纷，落为不惑的年轮。

阿 冬

跟着感觉走，阿冬觉得做女人很好。有男人眼光如此这般的呵护，不美才怪。